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七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五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祖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没門人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

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王既分土于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為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祐為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詔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

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祜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其事涉專擅可祜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祜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為難治祜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為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

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為一集大臣雜議之祐還朝命預其議阿哈瑪特為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圖為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為尚書參知政事以啗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存其虛位未須設事遂罷阿哈

瑪特怒其忤已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隷
永昌王府其達嚕噶齊及總管為人誣搆家各百餘口
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辯其寃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
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
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
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三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
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為盜跖今
為顔子吾以顔子待之前為顔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

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閒有巨盜聚衆劫掠祜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祜斥下馬撾殺之于市民閒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温台民男女數千口祜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税祜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寛恤不報遣祜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為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

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祜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爲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祜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仇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臯昌國州知州奭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爲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參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祜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

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因號曰緱山先生山初天祥未知學祜未之奇也别去數歲獻所為詩于祜祜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辨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為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

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奸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疎于外而急于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

矣莫若布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奸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致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天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禄天祥從便規措兩月給之以止其貪

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為變諜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諜者反為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凌事事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為路有代天祥為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為

宣慰司參政呼圖克特穆爾賈居貞萬户鄭鼎臣為宣慰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死黄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時呼圖克特穆爾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為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居險區區烏合之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逼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擊之唯疾走者乃得脱乘此一勝大勢已定然後取黄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然之而呼圖

克特穆爾意猶未決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宿于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内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為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

十兩詢知為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為立生祠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于是臣僚震慴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

姦惡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于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匹計者十五玉器七事

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朞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當代亦恐取笑于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

敘以他官宰相之權宜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令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試美錦以較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于民問于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歴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歳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欲以一歳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羡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仇為國斂怨果欲不為國家之遠慮惟取

速效于目前肆意誅求無所不至然其生財之本旣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令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令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于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添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

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于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内官傳旨縛世榮於宫門外明日入對天祥于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録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

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錢糧錢糧天祥至鄂州即劾平章約蘇穆爾凶暴不法時僧格竊國柄與約蘇穆爾姻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

饑饉委之天時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羣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歳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刼又復督勒有司給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皆切于時

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羣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做漢張角晉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于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

奏其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陞河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彊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為

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更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巴圖總管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已

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

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為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其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

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
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喻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
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
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
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為萬世法為今之
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
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
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内安根本外

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係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縻廩禄八年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急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

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諂以年老不能辭十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年八十有七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

陜後徙太原宣沈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
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薦為中
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為
河北河南道廵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入為中書戶
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巴延平章拜珠統軍平江
南賛畫居多巴延甞命宣詣闕上捷書世祖召見親問
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
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

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提察使二十二年入為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

江北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
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
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
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户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
峩通溪洞寇盗常多萬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
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
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

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索多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

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挈民甚便之稍有

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寖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四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卭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僧格謀立尚書省以專國

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孟古岱悍戾縱恣常慮朝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詰揚州覆實孟古岱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竦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孟古岱怨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

官及録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欲寘宣死地朝廷為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為容于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

心且別有公文言孟古岱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閒試文法入

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簿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頷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哈馬特方用事置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哈瑪特知榮祖主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巳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

哈馬特莫逞其志矣有特穆爾喇實者以貪墨為僉事李唐卿所劾特穆爾喇實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焚之特穆爾喇實乃摭取為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鞫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

西行省欲上聞會榮祖來為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適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搒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

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為尚書參知政事時僧格専政亟于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内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辭同僚曰上既為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于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于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僧

格抑不為通榮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為尚書右丞僧格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為根本必擇財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于除蠹弊安斯民尚有弗至則臺省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

帝深然之屢以老病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子祕書少監惠殁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榮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一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

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即曉大義以才器見稱于時輩聞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名之以備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實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名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

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哈瑪特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哈瑪特不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哈瑪特輒于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哈瑪特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

績最聞拜監臣御史時阿哈瑪特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翹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辯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夫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陜西漢中道提

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廪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允之浙東大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頼以蘇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伊蘇岱爾威勢赫然摘淘金戸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畢還中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子誠龔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偉性倜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時尚書省立阿哈瑪特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贛能識

阿哈瑪特其為政擅生殺人人畏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絶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貲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事下中書阿哈瑪特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為抹解事遂寢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吏籍其家産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即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哈

瑪特帝悟亦追罪之斵棺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冤終不白長卿從子山甫為建康府判官閗長卿冤狀即日棄官累薦不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既渡江與票卒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

宗黨後已延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已廷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邱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僧格敗平章博

果密奏與票貧寠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歳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于是與許衡論伊洛閫奥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徳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為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黄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爾斯謂其不畏强悍猶虎也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負爵禄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

可理帝詔伊蘇特穆爾及博囉諭之博囉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内有出使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慴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伊蘇特穆爾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内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為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

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為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猾為民害者悉剗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以其嘗有勛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皆致蕃富民為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入為刑部尚書尋出為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為淮西按察

使按鉅奸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八年僧格敗考訊黨援平陽爲多以天福爲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使不擾民憲長爭之省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爲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

以疾卒年七十三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于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觀累或以聞帝嘆子巴爾斯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于古人中求之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内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

曰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于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瀚海留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拜姓王妃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實保屢請以國禎隸帳

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為之不悅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獲宋人

數百族諸將欲盡阬之國禎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饑顛仆者滿道國禎白發蔡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即位録前勞授榮禄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言及勲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

耳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為許
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以許光祿呼之陞
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非有勲德為帝
所知者罕得贈謚特贈國禎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憲人
以為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
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
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
命掌之太后閔其勞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

國禎由是家焉子扆

扆字君黼一名和爾果斯從其父國禎事世祖于潛邸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衞忠慎小心甞因事忤旨欲罪之帝悔謂待御特爾格曰朕欲罪和爾果斯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為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為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和爾果斯曰若太子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善努亦同飲金酒俄除禮部尚書提點

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文綺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辯莫不傾服改尚醫太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㸃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和爾果斯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和爾果斯與丞相安圖善國政多所替益僧格忌之數譖于上帝不之信僧格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和爾果斯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

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即位還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和爾果斯曰民惟邦本今饑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于終南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和爾果斯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為先朝老臣特敕

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每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榮禄大夫大司徒食其禄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僖簡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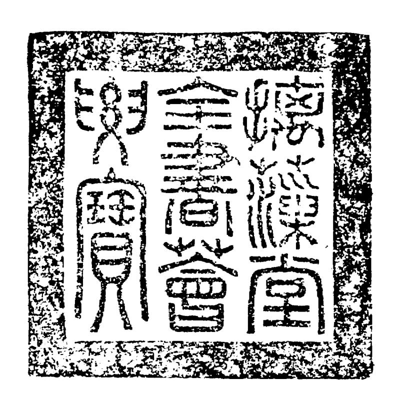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陳天祥傳危萬民之命易一已之榮　按一已原刻作一世今據元文類改

陳天祥傳元貞元年改山東東西道廉訪使　按原刻脫一東字今據百官志增

陳天祥傳延祐三年四月辛於家年八十有七　按張養浩所撰神道碑載天祥年八十有七又稱大德九年為中書右丞時年七十六考之本紀大德九年至

延祐三年相距十二年天祥是時實八十有七歲原刻訛作八十今據改

劉宣傳二十二年入為禮部尚書　按原刻作二十三年考下文議鈔法事方繫之二十三年則此處三字乃二字之訛吳澂行狀亦同今據改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八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寛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為京兆鄠人父貴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滿野貴買地金天門外為大冢收瘞之遠近聞者

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馬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名入宿衛其軍帥怒貴不先白已而專獻金下貴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勲舊而止世祖即位賜貴金符總管京兆諸軍鄂囉卒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納顏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事中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哈坦奇爾濟蘇領東院攻釣魚山布哈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郃縱之使

諭立降立復遣張郃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復奏誅立併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呂彧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為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為戲耶令名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以為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

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宫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為民害皆奏罷之民為之立祠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榮禄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僧格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失實名留守呼魯古爾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

耗傷臣之罪呼魯古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闗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已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為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歿帝欲為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陜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

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訪名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實喇

賈實喇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為庖人實喇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中国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黄賜名實喇俾

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實喇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促名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鴻吉哩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戶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

之而卒追封聞喜郡侯謚敬懿子酬尼貲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鋭巳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謚顯毅子和爾齊智勇絶人額呼布格之叛出其家名馬以助官軍從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歴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為本曰重農為本何為先曰用賢為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

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

卒子圖沁布哈襲世職為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故

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納顏軍使

杭愛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畏避圖

沁布哈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以歸移軍

輝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圖沁布哈奮擊身

被十餘創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愛叛者請降

衆議以為親犯王師宜誅之圖沁布哈獨曰杭愛本吾

人或謗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圖沁布哈議是以此益知其可用陞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圖沁布哈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飯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

從巡遊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悦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兹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克嚕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内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内難將作揆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入即

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户府達嚕噶齊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圖沁布哈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伊徹察喇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恱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内藏兼金帶賜之為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圖沁布哈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

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羣臣以治道圖沁布哈以為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馬轉光禄大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延祐四年朔方被風雪為災圖沁布哈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為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特克實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特克實海舶圖沁布哈曰此軍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

萬五千緡充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
官英宗即位特克實譖殺之後特克實以大逆伏誅事
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實
喇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
酬尼貲崇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
公父和爾齊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巴勒布呼喇台雅藴袞托和

齊皆至顯官

劉哈喇巴圖爾

劉哈喇巴圖爾河東人本姓劉氏世家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名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喇鄂拓克齊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錫里濟叛宗王布色特穆爾奉命往征之帝諭哈喇巴圖爾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為即請受甲帝曰

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喇巴圖爾一發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又喜奏為其府長史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哈喇巴圖爾不肯曰大

丈夫當効命行陳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之免冑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與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托和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與錫里濟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二心也且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善得一見可乎王

以為信左右曰此詐也托和所居要害殆與錫里濟為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托和方飲酣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之因獲錫里濟所遣使知其不為備又乘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喇巴圖爾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之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

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出納奏用奇卜帝曰錢穀非奇卜所知哈喇鄂拓克齊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奇卜與俱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奇卜率其民避去奇卜與哈喇巴圖爾南行六日止巴爾布拉克距海都軍五六十里奇卜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喇巴圖爾語其弟欽祖榮祖曰奇卜有二心矣遂潛

遁與特黙齊千户呼魯蘊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呼魯蘊曰吾在海都軍中聞奇卜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追以來哈喇巴圖爾察其誠與之謀結陳乘高立於西南令之曰吾將往責奇卜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即相應也既見奇卜奇卜感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喇巴圖爾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呼魯蘊整陣以出奇卜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顧謂侍臣曰

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竒卜是也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鄂拓克齊賜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為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納顔故地曰阿巴拉呼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額斯琿哈努森竒爾濟穮三部人居之

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喇巴圖爾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喇巴圖爾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為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名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巴延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為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舒穆嚕明埒

舒穆嚕明埒契丹人姓舒穆嚕世典内膳國制内膳為近臣非篤敬素著不得為明埒祖赫嚕事太祖睿宗嘗求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兵闢地朕轂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黄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赫嚕事太祖聖躬或小不預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當終始遇之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絶汲赫嚕晨起聚草上霜煮羮

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埒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埒於裕宗且曰明埒臣親臣之子也令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埒上帝曰第五人非明埒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埒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埒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文衣一襲明埒出侍臣以明埒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埒之祖赫嚕事太祖來

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耶帝親討反者於北方明埒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八年為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埒舊臣其令諸子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武宗即位詔曰明埒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可特令明埒榮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宗在東宮語

宫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令不敢忘其賜明埒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九子皆顯貴

謝仲温

謝仲温字君玉豐州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大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

久乃魁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嚕噶齊仲温豐頤廣顙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温為工部提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己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温教之罯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讙譟命警備仲温奉繩牀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

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為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矣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巴鄂特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子蘭

江州達嚕噶齊先卒孫巴鄂特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嚕噶齊

高觹

高觹字彦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彛徙居上黨父守忠國初為千户太祖九年從親王昆布哈攻黄州殁于兵觹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為皇太子詔選才儁士充官屬以觹掌藝文兼領中醖宫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廄馬因

賜名實喇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哈瑪特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觿宿衛宮中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觿等皆不識也乃作西番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

皆不伏黼恐有變乃與尚書蒙果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項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宫外黼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黼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哈瑪特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遥見燭籠儀仗將至宫門其一人前呼啓闗黼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宫必以諤勒哲賽音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闗黼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黼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

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遥見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已被殺鑰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額森特穆爾與鑰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府監久之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内府而分授東宮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哈瑪特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鑴傳賊知不可紿循

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哈瑪特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為九思審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坐誅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為賊黨將籍其孥九思辯之得不坐阿哈瑪特

既敗和爾果斯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瓜爾佳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柰何罷之衆以為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年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為徽政以九思為副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錄命九思

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禄大夫薨年六十一子金戒努光禄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内廷為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帝嘗沃盥水温冷甚稱旨問進水為誰内侍李邦寧曰伯勝帝

曰此兒他日必知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納顔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復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隷教坊衛卒多市井無頼竄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徳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鼙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甓罽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謌勒哲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

宗疾忤安西王出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梁王傅武宗即位拜通奉大夫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禄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陞榮禄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敝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為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民

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為館廄度閒田百項募民耕種以稟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名為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勑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敏長子恪初名

安圖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瑪勤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考證

賀仁傑傳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　按駐字下原刻無軍字今據永樂大典增

賀仁傑傳獲王立鈔卒張郃縱之使諭立降立復遣張郃等奉蠟書告德輝　按郃原刻作合考呂彧傳稱獲王立偵卒張郃而李德輝傳則作張郤郤為形似之譌合乃音同之誤今據呂彧傳畫一改

謝仲温傳仲温字君玉豐州人　按豐州下原刻有豐

縣二字考地理志豐州屬大同路大同所領八州惟應州朔州有縣餘皆散州並無豐縣之名又與徐州之豐縣遠不相涉豐縣二字係衍今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九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七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為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

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内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决提刑使者命文讞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户部郎中奏罷懷衛

竹稅提舉司民便之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特濟格阿薩爾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拘封御史臺吏案文拘留秘章不與特濟格聞于帝命宗正色徹肯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特濟格乃阿哈瑪特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

丞相議即入言狀帝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特濟格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姦贓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召為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

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為成宗所嘉納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

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

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内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

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淛西饑發廩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雅庫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

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十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為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力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左丞丐還田

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荊湖經略使奇爾實呼台薦為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

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為學官十年御史臺辟為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博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寛宣慰兩浙舉為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歴臨安改為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

溶服辜玠節以賄為謝致遠怒絶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為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葢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作浮圖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盜寇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頼以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

使却顯李兼愬平章孟古岱不法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孟古岱鞫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因浙西知其冤狀將縱之孟古岱脅之以勢致遠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僧格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約蘇穆爾貪狀僧格摘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僧格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僧格氣沮西江行省平章瑪哈穆特於

商稅外横加徵取呼遯籍鄉民為匠户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立為定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員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録召為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

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蒙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騏徵事郎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俱為學者駉奉政大夫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

金末毋俟氏挈賡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為業課賡讀書賡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賡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為萬户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為僚屬授賡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賡為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元元年調陝西西蜀四川道按察司參議二年

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陞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强籍新民以為奴隸贗出令得還為民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

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

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為稱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諡文穆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祗遹

胡祗遹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

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為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户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哈瑪特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祇遹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祇遹察其冤坐告者十九年

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户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祇遴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陞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

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適為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潛邸中

書辟為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太府内藏官出為山東經畧司詳議官遷北京鄂囉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没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式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陞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録出為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

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為奴民訴不決利用承檄覈問盡出為民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户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起為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

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絶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録别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為也遂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

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圖奇其才辟

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巴延攻宋選為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賛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

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陜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姦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伊都呼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七年出為陜西

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賜鈔一百錠不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為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因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

細民悉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内晏然皇慶二年復名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銀二鋌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

郡公諡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子長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彦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歳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為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為山東東路

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陜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兖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焰始至甘雨霑足聞屬邑有禁黠吏挾官府肆為暴横焰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按塔哈領軍進攻瓜州鎮江焰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珠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廷芝棄城遁泰州焰領兵追揚州城

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欵附從阿珠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三年陞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

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寛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籍其孥産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鬬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

從之因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産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録囚至縣疑其大寛裕辦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圖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為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為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

名拜刑部侍郎出為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鎰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仕至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

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為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詿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别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謾無統紀昉坐曹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辯明復之持金夜饋昉昉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

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

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

商挺鎮巴蜀表為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

入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别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

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

倚任集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

而國用以饒四年丁内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録囚東

平多所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為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克適平陰縣尹孫振秘書著作郎掾中書省左司都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

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擒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㪅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為姦利誅求無厭彬為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

戸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貯鹽于塲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劵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令入為工部尚書改戸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横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强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為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

堅臥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為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為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為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磁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嚕噶齊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哈瑪特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隣里多阿哈瑪特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人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哈瑪特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竄户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羡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為江東道勸農營

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為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榷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

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贓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渥為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渥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上之遂定為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為鋌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為尚書省拜户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按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渥言貧富不常

歳久浸易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今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為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馬子克忠安豐路總管孫貞

吴鼎

吴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令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曰使者

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跡久絶非乗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名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徵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

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知宣徽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孝敏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温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中書

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悦拜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閲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㫖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閲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為大

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德問成宗在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為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輿怨摭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悶知之召使復位旣至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元史卷一百七十

元史卷一百七十考證

尚文傳摸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　按河北原刻訛河西考元文類及元史類編俱作河北以上下文義按之應作河北今據改

尚文傳七年名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　按左丞原刻作右丞考成宗本紀大德七年以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為中書左丞今據改

申屠致遠傳有司搒笞誣服　按搒原刻作榜今據前

漢書改

雷膺傳至元元年調陜西西蜀四川道按察司叅議

按至元元年原刻作五年考世祖本紀中統建號止有四年其五年即至元元年也今據本紀改又西蜀

四川下原刻脫道字今據百官志增